

白白布染到黑

—「余登發獄中自述」

出版前言一



余陳月瑛

自從我的公公余登發先生和我的丈夫余瑞言先生在今年元月廿一日被捕後，到現在已經有兩個多月了。在這兩個多月的時間裏，我們的家和所有的家人，都陷入一種深沈的悲痛、恐懼和迷惘裏。但是，我自始至終都相信，我的公公是無罪的，我的丈夫是無罪的！因為他們的思想、性格與為人都是我最明白、最清楚的。尤其當我有到軍事檢察官的起訴書後，以及當我以輔件人的身份出席並親耳、親眼回見了軍事法庭整個公開審判的過程之後，我更確信：我的公公和我的丈夫是清白無辜的！

但是在這兩個多月的時間裏，在有關單位的授意與縱容下，台灣的報紙電視却變相扭曲事實，誣指余氏父子參與叛亂組織，誣指余登發為所謂南部地區總司令等不實的消息，並對余氏父子的人格、尊嚴極盡誣蔑、侮辱和醜化之能事，企圖以此打擊余家在百姓心目中的聲望和信譽，使我們一家人遭受到極爲痛苦和殘酷的精神壓力和迫害。

我從民國卅八年嫁到余家後，到今天已經卅年了，在這段漫長的歲月裏，使我有機會瞭解我的公公和丈夫的為人。我的公公余登發是一個樸素固執的老人，他一生堅持並做爲教育子弟的原則之一，是「做官絕對不可貪污」。他以此要求自己，也要求親人、部屬和朋友。他對政府不能根絕貪污，也經常提出許多坦率的批評，因此而時時和黨工人員發生紛爭和摩擦。他在做高雄水利會長與高雄縣長時，我們親眼看到他爲代替農民、替老百姓請更多的福利，而不惜賣自己的田地

和積蓄來充當經費；爲了建設一個清潔優美的高雄縣，而和我的婆婆一同去和老百姓挑土、搬磚。像這樣一個努力爲民服務，爲地方造福而不斷犧牲奉獻的人，在他卅幾年來的政治生涯裏，爲了堅持理想和原則，而誓死不肯妥協的人，已經在過去遭受了許多無情的打擊了。如今，爲何在無已經高齡七十六歲的晚年，還不肯放過他，還要以這樣殘酷的罪名和方法來誣陷他、毀滅他呢？我的丈夫余瑞言是個溫馴、善良而又與世無爭的人，他對政治不僅缺乏興趣，甚至還把政治視爲畏途，這是所有親戚朋友和鄉鄰們都知道的事實，但是像這樣一個與世無爭的人，竟然也被無辜地牽入這個因政治而產生的冤獄中？白白一塊布也硬要把他染到黑！這到底是什麼樣的世界？——天理何在？人道何在？

我公公余登發在獄中口述了一份白白書，向警備總部交代他卅幾年來的政治生涯，這段時間剛好也是我嫁到余家當媳婦的這段期間，所以對白白書中所述的每一段歷史，我都知道得很詳細、很真切。如今我在檢下細讀公公在獄中自述的後半生，往事立刻歷歷如繪地重現在我眼前。讀畢滿卷，我才恍然醒覺，原來卅幾年的歲月過去了。但是，沒有過去的是我們余家的災難，這些災難填滿了公公他老人家的後半生。

但是，他老人家沒有倒！

於是，我們決心把老人家的自述印出來，希望他老人家的自述能夠爲我們親歷的苦難做見證！也希望他老人家的自述能使我們在苦難中得到安慰與鼓勵！